

胡適的鱗爪

肖伊绯著

胡適的鱗爪

肖伊绯
著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的鳞爪 / 肖伊绯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06-1153-5

I. ①胡… II. ①肖… III. ①胡适(1891~1962) —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2851号

书名	胡适的鳞爪
著者	肖伊绯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63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153-5
定 价	3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0)

十一、廿六 上课，闻此同理以中讲校之高的新情况。

十一、廿八 上课，讲王莽的社会主義的政策。我们向来太重视王莽了，最近才明白王莽对汉及后世的影响，才知道王莽是一伟人！

十一、廿九 上课，讲王莽的社会主義的治法。中国哲学小史 · 271 ·

者须要死记这种学说和那种学说，却不能知道某甲为什么要们那种学说，某乙又为什么要们这种学说，我因为不满意于这种没有历史系统的哲学概论，所以想做一部含有历史性质的哲学概论。所以我这部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哲学概论是否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做。

第二，通行的哲学概论还有一个大毛病：他们太偏重且多“形而上学”，什么“本体论”，因此把哲学看成一种神秘久远与人生问题没有关系的东西。他们说哲学是“研究真正知识的学问”，是“研究万物之本体的学问”。试问哲学史上有几个人能当得起“真正知识”的尊号？试问有几家哲学是“求万物之本体”的？这都是因为（未完）

十一、卅一 上课，近世哲学讲秦州（王良）与东林（顾宪成、高攀龙）两派，讲一德系，中古哲学讲程朱，讲一德系。今年的讲完了。今年讲近代哲学，颇有所得。但时间较短，不能讲完清代，是一个缺憾，这是固与我在第一学期太注意政治的背景，疏略有关的。

十一、卅一 上课，讲王学。十二、廿一上课，讲陈明道派。

十一、廿一、廿二 上课，做心经。廿七将讲近世哲学一课，每回共五时，今天讲得尚定，杨向白的哲学最有系统，最胜过心经。

十一、廿一、廿二 上课，讲佛教略史，讲算通定。

十一、廿三、廿四 上课，讲管子。

●十一、廿一、廿二 上课，从近世哲学讲理学，用他的三型：讲理，用口；十一、廿三、廿四 讲张载。黄遵宪成《漫录》一部，王阳《集解》一部。

近世哲学讲管子，大体容易，一二十分钟即可讲三四个哲学家！

十一、廿一、廿二 上课，讲今文家的批评家。

十一、廿一、廿二 上课，讲古文家的批评家，讲魏晋南北朝。

十一、廿一、廿二 上课，讲今文家的批评家，讲魏晋南北朝。大旨有一要矣。

肖伊绯《胡适的鳞爪》笔记手稿（一）

五、凡有参考价值之文献、著述、论文，引用注释于首见时注明作者姓氏及时代，屡见者酌情省略。

六、为避免混淆，将原汉字数字间的破折号“——”改为“至”。

1920年5月4日，胡适日记：“看《说文》《漢書》，预备替吕思勉。

5月7日，“看《說文》完。”

6月2日，“中哲史，魏晋完”。上午9:00—10:00
應為哲學系授第1章“魏晋”。但未形成讲義。我遇而曉得
或不滿意，此過庭章主做中見出惟物事舉一。
上博所藏胡適畫中有“魏晋間人的自然主義”的批言
有可能即墨第八章手稿。補缺如下：

1. 天道自然。天地者，萬物之德名也。天地以萬物治體，
而萬物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也。故太陽
之能高，月影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柏樹之能短，凡此
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然，所以為正也。
(郭象《莊子注》)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
……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張湛《列子注》-15)
天地者，萬物之德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
自生而無所與焉。此天道也。(郭注-15)天地任自然
無為無造，萬物互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為造主
之，一有恩有為。造主施仁，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
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倫載也。也不為無生
而無死，無食無為，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于不物，而
不為于無所用，則莫不以爲矣。若慧由己樹，未是仁也。
(王弼《莊子注》-5章)

2. ^{3.14}虛無主義。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所有，開物
成務，無往不成務也。墮陽持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

肖伊绯《胡适的鳞爪》笔记手稿（二）

“精读胡适”时代之来临

2012年是胡适先生(1891—1962)逝世五十周年,这也同时标志着,胡适著述正式进入公共版权领域。可以预见,从2013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公共知识界及广大普通读者久违了的这位思想大师,其人其事、其生平其思想,都将以各种出版物的方式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带来无尽的追思与启迪。解读胡适及其思想,评价胡适及其思想,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圈、文化圈、读书圈里的共同主题。席卷而来的胡适出版热,让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认真选择,择善而从。

平心而论,胡适生前著述繁多、涉及门类极其庞杂、发表渠道多种多样、未发表稿本流散四方、友朋书信难以搜集以及其晚年流寓美国、台湾,散佚文稿难以计数等等历史上、客观上的原因,对胡适著述怎么选编、怎样解读、如何研讨,都是后世编者、读者、研究者绕不开的重要议题。事实上,胡适的著述,经常会出现同一篇文章在不同时期、不同报刊上多次发表的情况(还常有中英文同主题文章、中英文同主题演

讲交替进行),且每一次发表均略有修改;有的文章在多次发表之后,还被辑入其某部专著之中,与别的文章共同构成某个完整的阶段性理论体系。有的专著出版后,胡适本人会保留一册自校本,在正式出版物上继续加以修改与增订。

胡适的这些“东鳞西爪”,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历史信息与时代语境。面对这些“鳞爪”,面对这些“鳞爪”中可能蕴藏着的研究线索,我们不禁会追问:所有这些繁复的文本流变,如果要编印《胡适全集》或选集,究竟该如何取舍、如何校定?是不是初版本与自校本就一定有学术优先权?胡适发表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章,其内容较所谓“定本”有所增删,这样的“非定本”有没有特定的语境价值,对这样的价值我们曾经梳理与关注过多少?作为完整、充分、精确表达胡适思想历程的所有诸如此类的文本流变,我们是否能用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缜密的思路、更为精审的校理,为研读胡适著述确立更为完备、更为完善的基础?

可以感受得到,胡适研究正在向着一种新的趋势发展——从慎重选定版本汇校研究到历时性考察胡适著述及其思想,对胡适著述出版史与思想史反复考量斟酌;从大量参阅民国原版文献到充分体察同时代多元语境,对胡适个人生活史与思想史反复权衡拟合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解读胡适的视角与方法,正在朝着精细、精致、精确的角度,发生着微妙但却是决定性的转变。由此可见,对胡适著述“求全

责备”的时代已经过去或正在完结——以文本齐全为目标的“全集”思维、以编年体系为坐标的“目录”思维、以普遍正确为标准的“完人”思维等等，这些思维方式在胡适研究中的比重都将日益减少，这些思维方式及其研究模式都将渐成末流。而“精读胡适”的时代正在来临，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学术视野、新的文化语境之下，如何更充分切实地去解析、容纳与吸收胡适其人其思，我们对此拭目以待、知行共证罢。

肖伊绯

目 录

“精读胡适”时代之来临	肖伊绯	00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发现记	00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手批初考	017	
胡适与北大史学门	036	
胡适的天文学课程	053	
胡适的糖尿病公案	066	
胡适论“世界哲学史”	102	
胡适谈“哲学之终结”	144	
胡适与“中国戏剧改良”	160	
胡适的“中国复兴论”	198	
胡适与“引得”之学	213	
胡适与马叙伦的“抄袭门”	236	
胡适与王重民的美国通信	263	
胡适《四十自述》的“前传”与“后传”	27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发现记

小引：版权页上的“二册”之谜

研究民国学术史，自然绕不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迅即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好评，仅在1919—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15次；加上初版，共计出版16次之多。此书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然而让众多读者意犹未尽的是，这部中国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事实上只是“上古”时代哲学史，即先秦诸子时代哲学史，“中古”及近世哲学史并未囊括其中。虽然这“半部”哲学史，也足以代表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学术水准与独特视野；但这部未完的哲学史，留给后世读者的，毕竟是有收获也有遗憾的。因为，无法“一以贯之”地梳理中国上古、中古与近世哲学变迁与发展脉络，这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

对后世读者而言，始终有不能完璧、难成系统之憾；由于没有“中古”部分，甚至于连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都还算不上。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蔡元培为之亲撰序言。在这则序言中就提到过几乎所有后世读者都切盼的那个愿望，他写道：

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采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然而，胡适生前却一直没有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古”与“近世”部分。直到如今，胡适已逝世五十周年，仍然未能看到那另半部哲学史的踪影。

早在 1929 年 10 月，也即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再版 14 次之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第二集辑入这已畅销十年的“半部哲学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大有撇清“半部”之意。或许，自 1958 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胡适亲自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再行改订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之后，我们已经可以明了，胡适是要将这“半部书”彻

底改订为一部单行本,了却多年未曾续完之憾罢。

但在搜寻此书的多个版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这半部哲学史从1919年2月初版以来,到1932年“国难后第一版”共计达16版之多的出版周期之内,版权页上都赫然印着“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册”的字样。这一册“卷上”出版发行已达13年之久,为什么始终在版权页上标明为“二册”?难道,胡适的写作计划中,或者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中,始终在等待着胡适的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换句话说,可能无论是胡适本人,还是商务印书馆的预期中,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指日可待,并无太大的困难。

按照胡适在卷上“凡例”中所言,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似乎也并不困难。他写道:

本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

看来,版权页上的“二册”字样,就是在等待着这合为一册的“中下”两卷。直到1935年5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大学丛书”再次被商务印书馆以“大学教本”形式推出之后,版权页上的信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二册”的字样改为“一册”。这是否又可以说明,原本顺理成章的“中下”两卷,可能已经无法再续写完稿,“半部”中国哲学史就此尘埃落

定，就此定案？

卷中讲义本疑案

然而，根据现存的胡适日记和手稿等资料统计，他本人还的确曾在北大续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卷中”，而且还讲授过这部中古哲学史的内容。“卷中”这部分内容，的确有过一个北大内部发行的“讲义本”（以下简称“讲义本”），只不过已经难觅踪影而已；中国大陆学者至今也只闻其名，未见其实。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 1919 年内记载：

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

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家；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

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这个“北大出版部铅印本”，其实就是供北大师生内部使用的讲义本。这个讲义本没有公开出版过，只是其第七章曾单独抽出，以“王充的《论衡》”为题发表在《现代学生》（第一卷第四、六、八、九期）上，这四期连载的时间分别为 1931 年 1、3、5、6 月。在当年 5 月，此文

又被单独抽出,作为章衣萍校点的《论衡》之序,予以发表;后又收入黄晖著《论衡校释》一书的“附编四”。1962年,胡适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印本《淮南王书》所作的“序”(手稿)中,就明确提到此事,说:

黄晖先生的《论衡校释》附录的一篇《王充》是我在民国八年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的一部分,不是我在十九年写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一部分。

事实上,“卷中”讲义本的第七章内容单独抽出之后,又略有改写,加之文章题目也有所改易,在没有发现整部“卷中”讲义本之前,并没有研究者能够将其与讲义本内容联系起来。也即是说,即便研究者有可能屡屡接触到这篇以“王充”为主要内容的胡适论文,却始终不知道这篇文章就是“卷中”讲义本的一部分。至于讲义本中其余的章节内容,则更是无法窥知一二;只能通过零星的年谱、日记、传记等文献资料,予以摸索与揣测而已。1960年代,由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手稿本)》、《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手稿本)》、《淮南王书》等,似乎约略给出了一些线索,我们或可据此揣测,这些线索可能就是讲义本后来发展出来的学术思路与成果。

据唐德刚整理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记载,胡适曾说过:

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例如我对《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万多字(指1931年出版的《淮南王书》)。《淮南子》是道家哲学中的巅峰著作之一。

可以看到,胡适后来出版的各类“专书”,可能就是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内容的拓展与修订,其中古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都是从“讲义本”中抽取演绎,并进一步发展成“专书”的。

不言而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对于研究胡适学术思想,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成果,颇具“活化石”意义。假以时日,如果能够搜寻到这个讲义本,对胡适研究将有着极大的推动。然而,随着《胡适文集》、《胡适选集》与《胡适全集》等一系列大型丛书的出版,我们却始终没能看到承载着大量第一手信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这样一部近百年之前的讲义本是否还存在于世间,或者是否还在公共知识领域内流通,这不但是一个学术界的疑问,更是后世读者挥之不去的疑惑了。

卷中讲义本真容

2012年3月,经多方努力,辗转从日本觅得了这部“讲义

本”，终于有机会拂去疑云，重见庐山真面目。这是一册线装铅印的本子，共计五十二叶，一百零四面。每面十三行，每行正文四十字（小字双行夹注），全本共计约为 54000 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版心处印有“中国哲学史”、“汉代的哲学”、“胡适编”等字样，说明这仍是一部未完稿；因为胡适后来拟行的“中古哲学史”重编计划，是囊括两汉、魏晋、六朝、唐宋时期的，而非仅有汉代部分。

按照胡适 1922 年 3 月 2 日的日记记载：

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部甲，两汉魏晋。篇一，道家的成立；篇二，新儒教的成立；篇三，自然主义的发展。部乙，六朝唐（印度化的时期）。篇一，输入时期；篇二，分宗时期；篇三，革命时期。

眼前的这册讲义本，显然就是胡适 1919 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所讲的中古哲学史前半部分，即汉代哲学史的内容。

梁启超可能是最早看到这部讲义本的学者之一。据中国嘉德 2009 春季拍卖会 2856 号拍品——梁启超致胡适信札内容来看，至迟在 1920 年 9 月之前，胡适曾寄赠这部讲义本给梁，并请其校阅指正。而梁在信中，就径直称这部讲义本为“汉代哲学史”。

从整个讲义本的篇目来看，是符合胡颂平所编《胡适之

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的记载的。共计七章：

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家；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

但整部讲义，随讲随编的痕迹明显，与体系完善、条款清晰的出版物有着明显区别。譬如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篇名下用括号注明曰：“这一章是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说明这一章可能是胡适原拟重编的中古哲学史稿中没有的，而是为了在北大的某次授课而临时加入的。事实上，在这一章的版心处也明确印有“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字样，这正是胡适为史学门二、三年级学生授课时的讲义。

此外，在各章内容中数量极多的“文中注”，也明确体现了讲义本的实用功能——其指导学生参照学习的意图明确，而并非按照中规中矩的学术规范来编写。如第三章“淮南子”中有“文中注”曰“看西洋哲学大纲三篇第二章”；又曰“看原书”；又曰“自动与被动的适合说详九篇第一章之末”。这些富于口语化，而又颇具指导性的“文中注”，将胡适的授课要点一一指明，言简意赅。在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中，胡适更在章末加注曰：“《论衡》，这书没有好版本，明程荣本比较可用。”“谢无量《王充哲学》，中华书局本。这书不好，